

神州奇俠系列

白衣方振眉

香港 溫瑞安

(中)



I24.8

72

神州奇侠系列

白衣方振眉

香港
温瑞安

(中)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1990·北京

白衣方振眉的故事

長安一戰

楔 子

在江南无数的名侠中，年纪轻而名气最大者，要算是白衣方振眉；但年纪最大而名气不算怎么响亮的，那就一定是“太湖神钓”沈太公了。

提起江南白衣方振眉，犹如春风吹过人间，人人心悦意宽；但只要一有人提起沈太公，闻者不是皱起眉心，就是忍俊不已。

因为这位沈太公，年岁已六十有余，但犹童顽脾气，好大喜功，又十分爱美，自称年轻时是天下第一美少年，现在是天下第一美男子，喜惹是生非，不过所作所为，总算都行侠仗义。他的武功又出奇的高，手中一根鱼竿，就把“汪洋十八”全从船上打下水里去，手中鱼竿上的钓鱼丝，曾经把江湖上闻名丧胆的“太行三大恶人”，象鱼一般地钓起来，扔落山崖下去。这位沈太公虽然年事已高，但目力奇佳，别的雄姿英发的少年侠士最多只能百步穿杨，他却

是一百步之内，一扬鱼钩便钩下一只柳上的蜻蜓。如果他要钩的是小雀的翅膀，就决不会穿到它身上去。

他的武功很高，又爱与人抬杠，黑道中的人见了，真吓得走避不迭，正派的侠士见了，也要皱起眉头。

沈太公就是一个这样的人，童颜鹤发，手中鱼钩，从不离身，一天都是笑嘻嘻的，得意洋洋，一副无时无刻不是想向人找麻烦的样子。

第一章 沈太公钓鱼自己上钩

可是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。

这日沈太公走在镇上，正要买鱼沽酒时，忽然迎面走来一位白衣长袍、羽扇纶巾的青年人，向他深深一揖，毕恭毕敬地向沈太公道：“敢问老丈人可是大名鼎鼎，名震江湖的沈太公沈老前辈？”

沈太公倒是一愣，他惹麻烦多，别的人躲他都唯恐躲不及，今日哪来一个小子，居然找上门来了？当下道：“你这小子有眼不识泰山，放眼天下，有老夫雍华气度的，又有几人？我不是沈太公，谁是沈太公？”

那白衣少年打揖笑道：“是的是的，晚辈有眼不识泰山，请前辈大人莫记小人过，恕罪则个。”

沈太公听了这些话，心中已乐了一半，心里暗暗忖道：孺子可教也，又看到这少年温文有礼，笑容满脸，心里也喜欢了七分，当下微笑道：“小子，你找我有什么事情？”

那少年长叹道：“前辈救命。”说着几乎要落下泪来了。

沈太公跺足道：“快莫这样，堂堂男子汉流血不流泪，这样娘娘腔，象什么话儿，万事有我沈前辈在，哪个敢欺你，我教他鱼翻肚，船反舷！”

那少年这下破涕为笑，喜道：“有前辈相助，还有什么解决不了的！前辈是江湖第一大侠，晚辈就是知道，天下除沈前辈之外，还有什么人能比前辈更急公好义的！”

沈太公被赞得心花怒放，呵呵笑道：“你这小子有一张油嘴，究竟什么事，先告诉我！”

白衫少年笑道：“不忙不忙，前辈若肯出手相助，晚辈无以为报，烦请前辈随晚辈至前面酒铺里喝杯水酒再谈未迟。”

沈太公最喜喝酒，现在既有人请饮，哈哈一笑道：“好极了。”两人行入店内，这小店内约有七八张桌子都有人喝着酒或吃着菜，只有一张桌子是空着罢了，沈太公与白衫少年就在这桌子坐下来，店里只有一老一少两个人，忙得不可开交。老的约七八十岁，走起路来巍巍颤颤，气喘不已，一见两人进来，忙呼那年少的伙计，奉了一壶酒上来。

白衫少年为沈太公恭恭敬敬地倒了酒，再叫了两道小菜，沈太公翘着腿，把酒一口干尽，白衫少年再为他倒了一杯，沈太公等得不耐烦了，吆喝道：“你怎么婆婆妈妈的，有话还不快说！”

白衫少年眼珠子骨碌碌地一转，说道：“沈前辈，你可认识江南第一大侠方振眉吗？”

沈太公长笑道：“那小子化了灰我也认识他！”

白衫少年也笑道：“其实，晚辈也知道沈大侠认识方振眉，而且还是知交，可是……”

沈太公沉声道：“可是什么？”

白衫少年扬眉笑道：“晚辈乃为前辈不平，故此斗胆直言，前辈勿怪。晚辈觉得方振眉公子虽名冠群雄，但却未必是沈前辈之敌；方公子自称天下第一，唯以晚辈所见，沈前辈才是雄才大略，前辈风范……”

“嗯。”

“更令晚辈不解的是：沈前辈与方公子乃莫逆之交，前辈样样皆在方公子之上，无奈名声远不及方公子响亮——请恕晚辈直言，前辈的锋芒，似都被方公子所掩盖了……”白衫少年说到这里，故意一顿，瞄了沈太公一眼，只见沈太公一口把杯中酒干尽，便又倾壶为沈太公倒酒，笑道：“晚辈知道前辈与方公子是生死之交，乃因方公子曾在陕西道上力挫‘洞天福地，十龙神君’救前辈，可是，方公子却把救人此事，宣扬天下，武林中人，莫不知方公子乃前辈之救命恩人，晚辈觉得，觉得……”

“嗯。”

“……前辈莫怪晚辈多事，但晚辈一心一意，只为前辈着想，以前辈智慧武功，冠绝天下，但在方公子一人之下，受其颐指气使，晚辈深为前辈不值……”

“嗯。”沈太公蹙着银眉，把杯中酒又一口干尽。

白衫少年谄笑道：“不知前辈有何感想？”

沈太公垂首看着酒杯，道：“你说完了没有？”

白衫少年一呆：“晚辈已说完了。”

沈太公长身而起，说道：“说完就好了。”

白衫少年一惊，问道：“前辈要往哪里去？”

沈太公冷冷地道：“你说话，我喝酒，你说完，我就走。”

白衫少年强笑道：“前辈万勿误会，晚辈乃一番好意……”

沈太公猛抬目，目光如电，射在白衫少年身上，白衫少年吓得倒退一步，沈太公厉声道：“你说别人的坏话我可以不理，但你说的是方振眉！我沈太公虽傲视天下，但能在方财神手下走得过十招，我沈太公此生无憾！财神爷确是文武双全，但向未自认乃天下第一，你捏造是非，是何用意？我与方振眉在一起，自然理当敬陪次席，绝无怨言，你向我提起，诽谤中伤，是何用意？当日财神爷在十龙神君魔掌下救我，浑身浴血，但向未对别人说过，这是十龙神君事后告诉别人的，你说是财神爷方振眉说的，有何用意？他与我在一道，从来没有指令我做任何一事，你有意离间我们，又有何用意？”

白衫少年脸色阵青阵白，勉强笑道：“前辈莫怒，晚辈乃一番好意……”

沈太公道：“好意？我心领了。你小子使的毒计，休想骗得我沈太公！出去！我要好好的教训你这鼠辈！”

白衫少年呆了一呆，忽然笑道：“老丈，我看还是算了吧，如果你还有气力从这里走出店外，孟候玉从今改姓沈，做你的龟孙子，行了吧！”

沈太公一呆，怒笑道：“好！你就是我的龟孙……”欲站起步，忽觉天旋地转，胸口血气翻腾，双目金星直冒，

一手扶着桌面，只见白衫少年面对着他，阴恻恻地笑着。
沈太公大怒道：“你，你在酒中……”

白衫少年阴笑道：“一口醉三天，一壶醉断肠，沈老前辈，你一连灌了三杯‘君且去’，就是三头大象，也要倒了吧！”

沈太公嘶声道：“你——你这鼠辈！竟在酒中下毒？”
忽然记起，怪叫道：“小子，你叫什么来着？”

白衫少年笑道：“在下姓孟，名候玉，人称‘笑断肠’，前辈识得在下吧！”

武林中的少年英侠当然不少，但少年恶徒更多，在所有的少年恶徒中，有一个被视为其中首脑的，出道不过三年，但所作之恶，四十个恶徒也不及他之一半。此人笑里藏刀，善刀法，断肠一十八刀，江湖人称“笑断肠”，更擅谋略，阴狠毒辣，正是这个孟候玉。

沈太公大喝道：“原来是你，今日我就要降魔……”反手取身边的鱼竿，赫然发现鱼竿已不见。

孟候玉冷笑道：“你要降魔？先平了自己的魔障再说吧！”这时，孟候玉身后闪出了两人，一老一少，正是这酒铺里的老板与伙计。孟候玉指着那名小伙子，笑道：“这是‘妙手’官百里，刚才倒酒时，前辈的鱼竿，已到了他手中。”沈太公定睛一看，只见这小伙子手中拿的，正是自己的鱼竿。“这一位是‘天下第三毒’司徒无后，刚才前辈饮用的，正是司徒先生亲自配制之‘君且去’，前辈不动则已，一动则加速药性发作，非大醉三日，绝不醒来！”只见这名老人，哪里还是老态龙钟样子？他双手如钩，双目如电，正在嘿嘿冷笑。

沈太公怒道：“你拿我怎样？”当下欲推桌而起。

孟候玉笑道：“前辈万勿激动，你若一动，药性就发，只怕前辈就不能够怎样了。”

沈太公才略一移动，叱道：“你要我的命，怎不敢来取？”

孟候玉大笑道：“告诉你也无妨，我们要的是方振眉，而不是你！”

沈太公奇异道：“方振眉与你何仇何怨？”

孟候玉冷冷地道：“无仇亦无怨。但我们要得到《上清图》已久，而今《上清图》落在落霞山庄柳中原手里，以柳中原的武功，我们要夺得《上清图》，在所不难，但方振眉现下就住在落霞山庄，如果我们在三天之内，再不下手，《上清图》就要由柳中原押送朝廷。《上清图》乃黄金珠宝千万埋藏之所在，我等是不会让它落到贪官昏君手里的。”

沈太公怒道：“这《上清图》的宝藏原是冀北一带民众捐募平山贼倭寇的军饷，后因中途被匪党所劫，护饷军队及劫贼相并尽亡，只剩下一名军士冯上清生还，埋宝绘图，旋又被山贼所持，威胁其交出《上清图》，幸柳中原大侠及时赶至，杀却匪徒，但冯上清已被折磨得半死，留下《上清图》，便撒手尘寰了。《上清图》因而得名。而今柳中原要把《上清图》献回朝廷，天经地义，有方振眉在落霞山庄你们休想取得。”

孟候玉阴阴笑道：“要取《上清图》，确是不易，但若方振眉不插手此事，就十分容易了。”

沈太公冷笑道：“要方振眉不管江湖正义，简直梦想！”

孟候玉也冷笑道：“你现下性命在我等手中，只有两条路走。”

沈太公冷哼道：“你说。”

孟候玉道：“我深知你们江湖侠道，是一言九鼎、一诺千金的，只要你肯答应劝方振眉不管此事，一句话，我立即放你，而且事成后，奉赠黄金五千两，聊表心意。”

沈太公道：“哈哈。”

孟候玉奇道：“哈哈是什么意思？”

沈太公道：“哈哈是我看到一个天真无知的人的意思。”

孟候玉冷笑道：“好。这条路你不走，还有一条路，这条路是我们替你走，你自己不用走，我们把你关起来，方振眉若敢插手此事，我们就宰了你。姓方的素来重义气，断不会忍心眼见……”

沈太公怒道：“胡说！你以为方振眉会为我而弃《上清图》，让它落入你们狗徒手中，让盗贼恣意横行？”

孟候玉嘿嘿笑道：“单只为了你，我们还不确定方振眉会不会答应，但我们若把他的生死至交，大侠我是谁，也一并抓来的话，方振眉会不答应，才是怪事哩。”

沈太公怪叫道：“好！我就先毙了你！”忽然飞身而起，双掌猛劈。

沈太公冲霄而起，声势惊人，但人至半空，只觉目转星移，全身发软，双掌击出之力，已减去了泰半！

孟候玉白衣一闪，也飞身而起，叫道：“生擒！”

沈太公忽然背后金刃破空，猛转身，三柄金刀，劈头而下！

沈太公怒喝，出掌，震退三人，人影疾闪，只听桌椅翻倒之声不绝于耳，店中食客，居然纷纷拔出兵器。

只听孟候玉大声笑道：“他们是‘常山三鞭’、‘齐门三刀’、‘言家四怪’及‘天地双网’，有他们在，你还想逃？《上清图》还能不落在我们之手？”

沈太公怒吼，一连七八个翻身，避开了九鞭六刀，迎面一张大网，劈脸撒下，沈太公大吼一声，平步青云，鱼跃龙门，脱网而出，忽然天旋地转，四名阴恻恻的大汉拳影如山，拦住去路，正是“言家僵尸拳”！

沈太公喝道：“阻我者死！”一连击出七指十八掌，双腿连环踢出二十六腿，逼退三人，眼前一花，背后挨了一拳，血气翻涌，却借着这一击之力，冲出店外！

沈太公才掠出店外，“腾”地吐了一口鲜血，全身发麻，但怪笑道：“孟候玉，老子出了店门了，你就是……就是我的……龟……哈哈哈哈哈……龟孙子了……哈哈……”

笑了没几声，便支持不下去了，醉昏地上。

常山三鞭、齐门三刀、言家四怪、天地双网俱闪出店门，围住了昏倒的沈太公，孟候玉铁青着脸，恨声道：“老不死的，要不是留着你有用，今日便是你的忌辰！”

第二章 我是谁中毒毒中有毒

江南名侠中，当然以方振眉最为儒雅温文，以沈太公最令人头痛，但最刚猛义烈的，要算是大侠我是谁了。

这大侠我是谁，性直而烈，他的武功最令人无法封架，别人同样练的一记黑虎偷心，他也是一记黑虎偷心，不过比别人快十倍！准十倍！狠十倍！

这三样加起来，那就等于令敌手快死十倍！这大侠我是谁，一生身经数百战，还未佩服过什么人，但因长笑帮与试剑山庄之一战，我是谁因而认识方振眉，佩服得五体投地，引为知交。

现在这个我是谁，黑袄青衣，在长安街头，悠闲地走过。

长安城是一个纷繁、美丽而安静的城，那些花、那些春天的风、小孩的笑声，以及人群匆匆的行色，都使这长安城更美丽。还有长安城的少女们，正从绣帘里偷偷张望

这热闹的长街，对于这些，我是谁是很注意的。

毕竟这位饮誉武林的名侠，还是很年轻啊。

这么美丽的长安城，他心中想。

可是却偏偏发生一点都不美丽的事。

人群忽然围了起来，一个老人被打倒在地，一个小女孩在哭着喊爷爷，旁边站着三个人，正趾高气扬，正中的一个身着锦衣，用他阴阳怪气的声音叫道：“看到没有？我金毛太岁王嘉锡的钱，谁敢欠？我不管你有生意还是没有生意，过了期，不交钱，老子打！”

正如往常一般，我是谁闲静的血液忽然都翻腾了起来，正欲跨步而出，忽听一青年喝道：“太岁王，你对老人家下毒手，未免太……”

王嘉锡怪目一翻，亦不打话，一个鬼王斩妖，直劈那青年的右太阳穴！

那青年一个推窗望月，拨开来势，反攻一招，居然也是会家子。

王嘉锡一个脱袍让位，避过来势，居然收拳，拱手笑道：“原来兄台是高人，多有得罪，不知兄台高姓大名？”

那青年没料到王嘉锡居然如此的客气，不禁一呆，也抱拳道：“在下宋……”忽然王嘉锡身边两人，同时闪出，一手扣住了他的左右手，金毛太岁快闪而出，一拳兜击那青年的小腹上，青年惨叫一声，痛入心脾，金毛太岁再一拳，打得青年蹲下身去，金毛太岁得意之极，怪笑道：“看到没有，谁敢对金毛太岁无礼呀！长安城本来就是本王太岁爷的……”

忽然一声冷冷地道：“谁在放屁！”

金毛太岁脸色煞地转青，怒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只见一个黑衣青年走入场中，冷冷地道：“我是谁。”

金毛太岁还是听不明白，问道：“你说你是谁？”

我是谁仍是冷冷地道：“我说我是谁。”这一句共五个字，在说到第三个字的时候，那钳着被打得蹲下去的青年的两个人，臂骨一齐折断，金毛太岁闪得快，也被一拳打得血流满脸。

我是谁拍拍手，还是冷冷地道：“这一拳是告诉你，长安城不是你金毛太岁的。”说到这里，又是一拳，打在金毛太岁的下颏上，一面说：“这一拳，是叫你以后改姓宋，以向这位兄台赔罪，现在你还剩下两只大牙齿，如果你敢不改姓赔罪，我第三拳，就连吃饭的机会都不给你。”一面说，一面又握拳。

金毛太岁捂着脸，哀叫道：“别别别……别别打，我改姓，我改……”

我是谁就是我是谁。

忽然自人群中有一阵稀稀疏疏的掌声传来，一满脸笑容的白衣少年踱步而出，向我是谁长揖道：“大侠我是谁，名不虚传。”

我是谁转身就走。

白衣少年急步上前，叫道：“大侠请留步。”

我是谁径自走他的，一面说道：“你若想与我结交，或要我做事可就休想了。”

白衣少年笑道：“但如果是方大侠叫我来与你说几句